

谈杨绛致费孝通的一封信(上)

□董凤宝

张冠生《书生去》(深圳报业集团2016年12月版)一书里,有一篇文章《历史真是妙》,录有杨绛致费孝通的一封信。信写于1998年11月2日——这一天,恰是费孝通88周岁生日。该信不见于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9卷本《杨绛全集》(全集收杨绛信札3通)。其信如下:

孝通学长:

题签我试写了好多遍,越写越笨拙,送上交卷——两张毛笔、一硬笔。

罗俞君说“我心疼杨先生”,实在是很体贴的话。我说:“如果费老知道我当前(一九九五年至今)的处境(指令人厌恶、恼怒的种种困扰),他会改变主意。”我敢肯定,你还是不知道,你只知道大略的大略,以为不理就完。我都不愿想,也懒得诉说。对于你要做的事,我大概没有反对。可是罗俞君的劝阻是有道理的,你不明白。(她曾有亲身体会。)假如你能相信我的判断,我认为用你自己写的题签为明智(不是讲究字体优劣)。如你执意要我题签,请任择一张,于十一月七日前挂号寄罗。

匆匆不尽 祝你生日快乐!

杨绛

十一月二日晨

这封信,连带题签,可视为87岁的杨绛给88岁费孝通的生日礼物。信里所说的“题签”是怎么回事呢?

起因是,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杨绛散文》《钱锺书散文》后,又拟出版《费孝通散文》。费孝通知道自己的书,将和杨、钱二位的书并列,很高兴。这三本书的责编都是罗俞君,所以《费孝通散文》篇目初步选定后,费孝通就委托罗俞君,请杨绛为自己的这本书题写书名。

费孝通之所以想让杨绛题写书名,乃费氏多年“情结”或“情怀”所致。

据《费孝通晚年谈话录》(三联书店2019年5月版),1997年10月底,费孝通对沈昌文、罗俞君等说:“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。现在要把我的散文和钱锺书、杨绛的放在一起,这个很妙的。历史真是妙。”费孝通所谓“妙”,其实是一种“缘分”,一种虽不能携手但终究还是建立了某种联系,或是回应了昔日某种情谊的缘分。在费孝通看来,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罗俞君不啻为无意中成全了这个“缘分”的天使。

在《费孝通散文》的序言《圈外人语》里,费孝通借他人之口说出了这个“缘”:“最近我因病住院,她来看望我。在旁的一位医生听说我们过去的这段同学关系,惊叹说‘有缘,有缘’。”这种“缘分”或者联系,费孝通已经写出来了;但他还想让张冠生在《费孝通散文》后记中再“发挥一下”。张冠生后来也写了,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“后记”,费孝通显然若有憾焉。

张冠生的《书生去》,对费孝通1997年10月底的相关谈话,记录得更为详细:“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,后来嫁给了钱锺书。这段历史人家不知道。阿古什(R. David Arkush)透露了,他在写我的传记中说出来了这个事情。这是真事,我们不要去宣布了。现在要把我的散文和钱锺书、杨绛的放在一起,这个很妙的。历史真是妙。”

1943年4月,“知堂老人”周作人由北平乘火车赴南京,就任伪国府委员职,继有苏州之行。据其自述,“本人此番南来,因欲拜谒章太炎先生之墓,且慕苏地景物幽美,故特由京来苏一游”。4月10日,周作人抵苏州,当地报人郭梦鸥等到站相迎,另有“在沪接到电报,也特地由上海连夜赶来苏州会晤”的陶亢德与柳雨生,“陶柳两公是9日晚抵苏的”。此次相见,于陶亢德而言,别具意义,“周陶的交谊十余年未谋一面,这次有此机会,如何能够不来一叙呢”。

既是初见,故陶亢德十分在乎,甚

至有点局促不安,在候车时,“因为南京电报中并未提到周先生是坐那一班车”,陶亢德就接连地说“时间快到了,会不会扑一个空呢?会不会临时有所阻碍而不能来苏呢”,这就让郭梦鸥觉得“盼望越是殷切的人,越会瞎猜一阵”。相见以后,诸人会餐于木渎的石家饭店,“其间以沈启无、陶亢德两位兴致最浓,席终犹不肯放松,却在残羹剩饭中赌酒畅叙”。出饭店后,又行至灵岩寺,“寺前有许多地摊,专门出售木制的小玩具,知堂老人和陶柳二公都蹲在那儿选购”,陶亢德则“假充内行请周先生不用管,他却用苏白和贩

周作人与陶亢德

□周善

者抬杠”(郭梦鸥《知堂老人来苏州记》)。4月11日,“陶柳两公”归沪,“柳君坚邀周氏到上海一行,他无论如何不肯”。

多年以后,陶亢德的回忆却模糊而矛盾了。在新近出版的“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,一直没有公开发表”的《陶庵回想录》之中,一方面,陶亢德说,“我与周作人的关系,直到某年月日,限于通讯而已”,只说某年月日,“非讳言也不点名也”,而是“忘记了只能以某代之”;另一方面,又说,“我得讯已在他到苏州的隔日,与友人柳君匆匆赶夜车赴苏”,则颠倒了。

灯下读钱

《顾廷龙日记》中的钱锺书(九)

□钱之俊

吴孟复记忆最清楚的是1948年(戊子)重阳节,在上海淮海中路李宣龚家中秋禊唱酬的情景。当时相聚50余人,老辈除李宣龚外,有冒广生、陈祖壬、陈叔通、叶玉麟等,还有从南京赶来的陈曾寿、汪辟疆等,后进有钱锺书、叶葱奇、杨懿凊等。“可谓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,自午及晚,欢饮达旦。”(《钱锺书评论(卷一)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版)这几则日记正可作一佐证。

抗战胜利后,社会兼职多,加之声名在外,社交应酬更多了。从1945年到1948年,钱锺书零星地出现在《顾廷龙日记》的多种“交际”场合(有时与顾廷龙一起合请),每年皆有:

1945年12月2日,“应《国文月刊》社邀饮,座有吕诚之、唐弢、曹聚仁、吴文祺、赵泉澄、顾雍人、钱默存、王以中。”

1946年5月7日,“午请煨莲、颉刚、振铎、天泽、锺书、森老、揆老、君珊、洁琼。”

1947年8月1日,“拔可招饮,座有梁思成、温源宁、林崇墉、孟工、默存、放园、森老、旭初,尚有一人不识。”

1947年11月5日,“森老、默存来。森老为向觉明洗尘,邀陪,座有振铎、伯郊。振铎约晚餐,余与默存合请。”

1948年2月2日,“约颉刚明日午餐,邀客郝震衡、孙蜀丞、钱默存、牟润孙等晤叙。”

这是顾廷龙日记的视角,钱锺书其他形形色色的应酬更多。有学者统计,钱锺书上海时期应酬吃饭的地点,“有一家春、知味观、晋城、大来餐厅、洪长兴、会宾楼、新雅餐厅、国际饭店等处,有时也在郑振铎、李玄伯、徐森玉等人家。请客的人也各有不同,似乎郑振铎请的次数更多一些,因为他是文坛领袖之一,稿酬丰厚、生活优裕、迥出侪辈,而且还可以花《文艺复兴》或《文学周刊》的公款,所以乐得请之。但他虽有钱,可终归比不起奸商,所以钱锺书当时曾经戏谑他是‘师也过,商也不及’。”(《钱锺书与近代学人》)有时,钱锺书也请郑振铎。一次,他同曹禺、李健吾、傅雷等人共同给郑振铎做寿,结果夜晚异常寒冷,害得郑振铎冒风而归。

在战事正酣的内战中,上海滩仍然是文化人的“滚滚红尘”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资中筠

1930年生,学者。



资中筠书房 在这样的知识分子书房里,我们大致可以看出,知识分子思想的养成和鲜明的立场。



光幻中的论语: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

徐皓峰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这是徐皓峰最新的电影评论集。主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电影展开解读和评说。把我们所熟悉的电影作品中呈现的社会样貌、民间秩序、生活伦理进行文化及美学意义上的认知和阐释,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角度。

河流是部文明史

[美]劳伦斯·C.史密斯著 周炜乐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作者是一位长期关注人类水文环境的科学家,对河流与人类社会间永恒却未被重视的关系有深切认知。在这本书中,他以广博的笔触探索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水域,追溯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更迭,讲述了河流作为一种自然力量与人文社会间错综复杂的关联。

喜剧的秘密

贾行家、东东枪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邀请李诞、程璐、王建国、庞博、呼兰、周奇墨等国内最早一批脱口秀演员深度长谈,与他们一同回顾近十年来各自的心路历程、成长变化,分享难忘的演出经历、创作心得、工作习惯,交换对行业现状的观察和理解。

偶像失格

[日]宇佐见铃著 千早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4岁那年,明里第一次看少年偶像的舞台剧,他扮演的彼得·潘像精灵一样从天而降。14岁那年,明里开始追逐偶像的一切,她的生活被象征应援偶像的蓝色层层包裹。可是有一天,偶像爆出了负面新闻,他殴打了粉丝……